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

天心月圆
华枝春满，

弘一大师传

【浪漫古典行·素心卷】

吴黎明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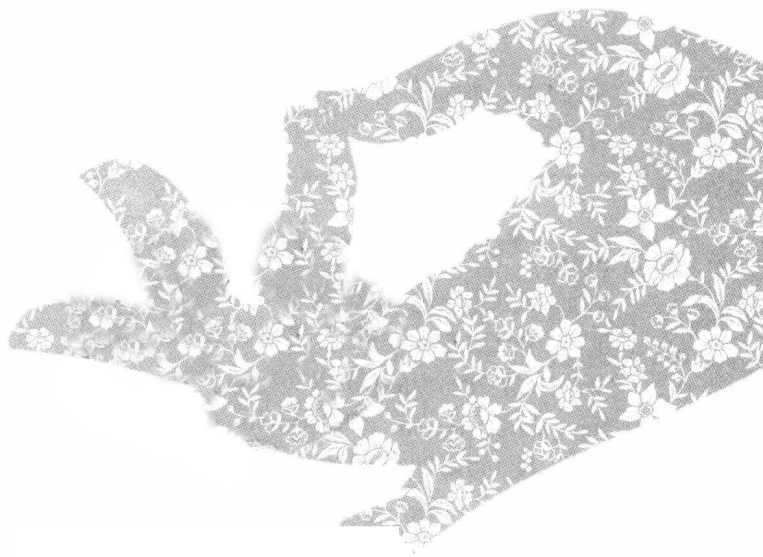


吴黎明 著

天心月圆
华枝春满，

弘一大师传

【浪漫古典行·素心卷】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传/吴黎明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4

(浪漫古典行·素心卷)

ISBN 978-7-5354-6401-9

I.华… II.吴… III.①李叔同(1880—1942)—传记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B949.92 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3855号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5 插页:2页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8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今宵别梦寒

003 梦影绝尘

天津桥上杜鹃啼

015 清月如缘

020 慈雨悲风

025 承当之重

030 津门年少

文采风流台榭基

039 天涯比邻

046 沪上风华

054 故园愁思

061 为欢几何



鸢鹤飞渡太平洋

071 东瀛浮槎

078 画里人生

083 春柳荫浓

莫言冷淡无知己

091 家国烟云

100 西湖波渺

109 不言之教

行尽江南数千里

121 能婴儿乎

129 孤芳致洁

138 以戒为师



我行花未开

147 永嘉法缘

154 云水襟怀

163 大心凡夫

173 护生清凉

廓尔忘言

185 道归南山

194 南闽律幢

202 蒙以养正

209 只为耕耘

218 湛山云踪



心地光明一笑呵

229 晚节溢芳

237 无上清凉

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表





寒 梦 别 宵 今

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送别》

前塵
影事

息者看取此來子
今將入山修定行一
點子事 此字是元圖

華枝香滿
下心月圓

題弘法師偈句
彭城 德輝 敬書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从极尽殷红绚彩到平淡寂静，
始终有一颗白莲花一般的心在放射着光明，在透发着芬芳。

梦影绝尘

梦影绝尘。梦影绝尘的感悟，是因为弘一法师的一帧照片。弘一法师背影的照片。

一柄旧伞，旧布伞，褪尽了颜色的旧布伞，高高的擎起。伞下，一袭修长的烂衲袍。袍下，一双百结的破芒鞋。

那应是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阳光低低地从左侧照过来，便在右侧的地上画出长长的影子。

那应是一个有风的日子。那风一定很轻很轻，只是恰好地掀起长衲袍的一角。或许，本来没有风，只是那匆匆的行路搅动起了风。

那应是在街市上。高大宽阔的门楼，平直的马路，路边的电线杆，显示着旧时都市的时尚和繁华。



是厦门的街市。1936年的某一天某一刻，弘一法师从厦门的街头走过，便留下了这一帧照片。

其实，根本不必拘泥于是那一处的街市。熙来攘往的街市，喧嚣繁华的街市，烟尘斗浪的街市，不过是一种意象，红尘的意象，欲望的意象，烟火的意象。

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告别之中。前世。今生。来世。

眼眸一瞥，妙妙春花在意里闪现，闪现的那一刻起，告别已经开始了；而春花不再，春花凋萎，留给我们的是永久的回忆，热切的期待，美丽的想望。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告别环环相扣、连续迭现的过程吧。彩霞过眼，妙音过耳，知友不聚，亲人长逝，一段辉煌结束，一场灾难終了，今天不断成为昨天，现在刻刻变作过去……

春花秋月，相依相守。明了告别的真相，人生，在告别之中显得无限精彩，弥足珍贵；我们在告别之中感受人生的美好，珍惜人生的难得。

缘聚缘散，幻生幻灭。明了告别的真相，人生便进入了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境界，那是一个物我相忘的境界，那是一个物我自由的境界，那是一个物我自在的境界；在那个境界里，世界与世界之间，心灵与世界之间，心灵与心灵之间，心灵的细微与宏大之间，相融无碍，霁月光风，所有的美好都从心灵开始，所有的美好都滋养着心灵。

弘一法师的背影，在红尘里漂泊，在欲望里漂泊，在烟火里漂泊；红尘在那背影里涤滤得清了，欲望在那背影里漂洗得淡了，烟火在那背影里升华得净了。

弘一法师的背影。那个顾长的瘦削的清涼的背影。那个悲悯的博爱的欢欣的背影。平淡，平淡到了极处，便无缘无故似的灵动起来，清晰起来。清晰得早已印刻在时空里了，从过去，到现在，直至遥遥的未来。

其实，背影更妙，更加切合弘一法师的性格和心理状态。从李叔同

先生到弘一法师，是一个漫长的水到渠成的过程。从李叔同先生到弘一法师，弥漫着太过浓郁的寂寞，那一颗不变的灵魂始终在寂寞的长路上踽踽独行。弘一法师似乎是超越时空的，不应该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因为他的超越，因为他的广大，世界里便没有了他的栖息之所，世界里也便没有了他倾诉的场所和管道；于是，弘一法师陷入了深深的寂寞里，在深深的寂寞里孤独的灵魂常常独白着，只能独白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心志怎么苦？如何使心志得到苦？应该就是让心灵时时处于寂寞和孤独之中吧。寂寞和孤独往往是心灵觉醒的开始和能量之源。弘一法师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他拥有过极致的繁华，经历过极致的热闹，显现出极致的绚彩；而极致，只能使寂寞益加寂寞，只能使孤独益加孤独。在大寂寞大孤独里，便绽放出明净的花朵，便透露出爽洁的芬芳，便放射出慈祥、和蔼、安宁、亲切的光明来了；在大寂寞大孤独里，弘一法师成就了至真至善至美，实现了大慈大悲。至真至善至美无疆，大慈大悲永恒；时间无限绵延，空间无限广延，时空无始无终，真的善的美的大慈大悲无始无终。

弘一法师的背影，弥散着无边的寂寞，彰显着无上的孤独；而寂寞和孤独，让人不由得生出怀旧的意绪，勾起亲近的柔肠，涌动清凉的意味。

弘一法师的背影，正在匆匆地告别而去。街市留不住他，春花秋月留不住他，朋友留不住他，繁华绚彩留不住他。生活的诚实君子与生活告别了，艺术的虔诚教徒与艺术告别了；虔诚的艺术教徒终于踏上了人生究竟真相的追寻之路，终于创造了伟大的教徒艺术，终于融入更加广大的背影了，终于成为更加广大的背影了。

告别，一场壮丽的告别，在1918年发生。从此，李叔同先生毫不迟



疑地一转身，悄悄地消失在人世的风尘里；从此，弘一法师静静地告别旧我，坚韧地向风尘漫卷的人世走来，以极大的悲悯启迪心智，光照全新的人生。

1918年，依然是一个不安分的年景。世界在流血，中国更在流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打起来，到1918年的年初还在打着。人类完全失去理性了，变得极端无比，狂妄无比，自私无比！人类已经让无数的族类陷入苦难的深渊，已经让无数的生命无辜地死去，已经让无辜的鲜血到处横流。这年的11月，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灾难终于结束了。

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许会分得一杯胜利的羹吧。大总统徐世昌得意洋洋地宣称“公理战胜强权”，言下之意何用直白？外交官陆徵祥得意洋洋地奔赴法国巴黎，出席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问题的和会，大约还在心里谋划怎么去先尝那一杯羹哩。没想到，公理依然没有战胜强权！巴黎和会竟成了重新分赃的会议，分战败者赃，也分战胜者中国的赃！正是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于翌年五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最终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路向的推手。

中国没有皇帝已经七年了。相对于两千多年有皇帝的历史，七年显得实在太短暂了。中国人依然不习惯没有皇帝。没有了皇帝，谁也不服气谁。于是，便互相打来打去。打的结果，自然是尸露于野，血流漂杵。但那些大王们却能安然地舔着刀头的残血，兴奋地呼吸着屠杀的枪口散发出的缕缕青烟，只要城头上树着自己的旗帜就行了。这一年，冯国璋终于把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压在了自己的身下，段祺瑞也再一次把国务总理的职位搂进了自己的怀里。紧跟着他们双双又无奈地辞职，把总统宝座让给了徐世昌。这一年里，孙中山依然忙忙碌碌，先是指挥炮击广东督军署，跟

着致电列宁向苏维埃政府示好，旋即又无奈地辞去大元帅职务。这一年，毛泽东还名不见经传，但已经开始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了。

不知道时事在李叔同先生的心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太多的杀戮一定已经引起了李叔同先生的厌倦和恶心，惨淡的鲜血一定已经让弘一法师觉得社会的病态和人心的堕落。人，究竟应该为什么而生在世上？人，究竟应该确定怎样的人生目标？人，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大自在、大境界……李叔同先生深深地感到拯救的重要。为了拯救自身，为了拯救物欲横流的社会，为了拯救利欲熏心的人心，李叔同先生决定大舍大弃，决心从清洁心灵开始，以求净化己心和人心，进而净化社会。

这一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不知道李叔同先生是否听到了鲁迅的这一声狂吼，但可以肯定窒闷在铁屋子般的世界里，鲁迅先生和李叔同先生的寂寞是一样的浓厚和深广。从寂寞和孤独的角度审视，鲁迅先生和李叔同先生的心气是相通的。从寻求拯救社会和人心方法的角度审视，李叔同先生和鲁迅先生具有同样的高度和境界。

这一年，张聿光、刘海粟创办中国第一本美术专业杂志《美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建。至今尚无资料显示李叔同先生的目光在《美术》杂志上停留过，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却与李叔同先生大有关系。

1918年，古城杭州却显得有些平淡和寂寥。

其时，上海像一枚桃子，熟透了，一层美艳的皮包裹着一泡甜腻腻的汁水，极尽浮华、时尚、俗艳。北平则因为各种势力、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变得激情四射。南国、北国、西国，战争正打得难解难分，是非莫辨，一无道理，一塌糊涂。

而在杭州，那一汪西湖显得过于深沉和宁静了；顺着湖水，缓缓蔓延开来的城市，黛瓦粉墙，曲曲小巷，深深庭院，显得过于沉静了。日光



斜斜地照过湖波，照过湖岸上不紧不慢的油纸伞，照过寺宇那一角暗淡的飞檐，照过视野尽处那一痕消瘦的山影，城市的无边繁华和无尽欲望便在这斜斜的日光里淡了雅了净了。微风挟着细雨有意无意似的掠过，掠过十里荷花，掠过荷花之外的三秋桂子，掠过长长的苏堤、白堤和远远近近的十万人家，城市的古典意趣和幽幽诗意便在微风细雨里深了广了远了。点点梵声偏偏在不经意间高高低低地飘过，缕缕梵香偏偏在不经意间浓浓淡淡地飘过，城市便在佛化的意境里消磨了尖刻、暴戾、极端、激烈，透出悲悯、慈和、温文尔雅的意味了。

李叔同先生就在这佛化的意境里浸泡得久了。

西湖近旁的钱塘门内，有一个颇为气派的院落，那便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从1912年起，李叔同先生就在这里做教师，至今已经七个年头了。李叔同先生教美术和音乐两门课。他的认真，他的渊博，他的温而厉的慈爱，深深地折服了一师，学生拥戴他，教职员工敬重他。先生的学生丰子恺先生在《弘一法师强大的“人生欲”》一文里深情地写道：“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内心。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高，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夏丏尊先生曾经说：‘李先生的教师，是有后光的。’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怎不教人崇拜他呢？”

然而，1918年7月1日，李叔同先生在料理完了一应俗务之后，在散尽了所有之后，毅然跨出浙江第一师范的大门，决绝地弃俗皈佛了。

这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以往，这个时候浙一师校园都是静悄悄的；但这天校园里却异常地骚动了，师生们早早地就聚集在学校大门口。因为，让人敬重的李叔同先生今天一早就要出家当和尚去了。从此，浙一师再也没有那个慈父般温而厉的李先生了，再也没有那个大海一样渊博的李先生了。许多学生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李先生，慈蔼的李先生，难道你能忍心丢下你的一师不顾？难道你就忍心丢下你的这些弟子不管了？眼里不由自主地涌满了泪水。

李叔同先生出现了。他的身上依然穿着那套有些旧了的粗布衣服，他的脸上依然是那温而厉和微笑，他的眼里依然闪烁着慈爱、坚毅和智慧的光芒，他的脚步依然轻健而落地有声。大家多想拉住他，挽留他；但大家都知道李先生的脾气，谁都没有上前一步，谁都没有出一点声音。

李叔同走出学校的大门了。只有相处多年、情意深厚的校工闻玉，挑着他的小小的简单的行李卷，在他的后面匆匆地跟着走。

这天一大早，姜丹书早早地就起来了。他总想在老友离去之前说点什么，哪怕是什么都不说，只是拉一拉他的手。但姜丹书赶到叔同住处的时候，门开着，室内清扫得干干净净。桌子上摊开着一幅字，边上是一枝折断的毛笔。那是叔同去年就应承下的姜母的墓志铭。姜丹书能想像得出叔同昨晚写字的情景，他静静地点亮蜡烛，静静地磨墨，静静地铺开宣纸，静静地凝聚心力于毫端，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起来。直到写完最后一笔，叔同站起身来，轻轻地抚摸着笔管，然后双手一用力。笔管应声而断，李叔同心里那一口憋闷得太久了的尘俗之气也似乎长长地呼了出来。哦，所有的俗务都完结了，从此可以抛却一切一心一意寻求心灵解脱之法了。

姜丹书清晰地记得两人就在前不久，还因为叔同的出家而有过一回对话。姜丹书问李叔同：“先生因为什么出家呢？”李叔同平静地说：“并



不因为什么。”姜丹书又问道：“那么，先生你就忍心抛下亲人吗？”叔同依然平静地回答道：“世事人生本来就变化无常，打个比方，假如我得急病突然死了，我想不抛下亲人，但能够做得到吗？”

人去室空，斯人不留。姜丹书站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心里涌满了感动、牵挂和莫名的空落，好长时间竟回不过神来。

夏丐尊先生跟过来了。这么多年朝夕相处，心气早已相通，情意早已同于手足。一朝离去，而且这离去还与本人大有关系，情何以堪？教人如何放心得下？

李叔同先生站住了。他知道，丐尊一定已经跟在身后了。夏丐尊也站住了。不必说话，只是那站下的一个示意，只是那相知相惜的一个目光、一点微笑，心里已经完全明了就相送到此结束吧。

李叔同先生又上路了。夏丐尊先生望着叔同的身影渐行渐远，眼里没来由的酸涩起来。

李叔同先生的学生丰子恺、叶天瑞、李增庸，远远地在先生的后面跟着走。昨天晚上，李叔同先生特意把这三个得意门生叫到一起话别。李叔同先生希望弟子们在自己离开后能够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认真工作和诚实做人，希望弟子们把自己的出家看作是人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征程。弟子们一时很难理解和接受先生出家的现实，心里十分难受，却又找不到劝说先生的理由和话语。他们实在难以和李先生相舍弃，不管先生心意如何，他们都坚定地跟在那个身影后面，远远地不弃不离。

虎跑寺终于在望了。李叔同先生再次站下来。他从闻玉的手里接过行李卷，取出袈裟和草鞋快速地换上。这时，丰子恺、叶天瑞和李增庸他们跟上来了。他们有些吃惊地看着先生。李叔同先生示意大家回去，不必再相跟着了。

闻玉不知所措地望着已经变得陌生的李叔同先生，嗫嚅着说：“李先